江山劉毓盤著

中國文學史



上海古今圖書店印行

查序

今之爲中國文學史者。亦夥矣。其最著者。若謝无量、曾毅、林傳甲、張之純、王夢曾、諸人之中國文學史。劉師培之中國中古文學史。其偏於一隅者。則若王國維之宋元戲曲史。謝无量之中國婦女文學史。最近則有徐嘉陵之中國中古文學史概論。胡懷琛之中國文學史略。類皆繁簡失當。瑕瑜互見。求其可爲學校課本。自修研習者。竟不可得。以東方文化發達最早之古國。而竟無適當之文學史。以表揚其文化之精神。則不特中國民族之羞也。我師江山劉先生毓盤。曾以旦夕之勞。成中國文學略一書。凡分文略、詩略、詞略、曲略、四編。鉤元提要。無美不賅。時或采別醇駁。間亦參以己見。其論斷之眼光。則尤合於現代批評文學之旨焉。今先生方任北京國立大學暨高等師範教授。常視此稿爲不經意之作。屢思改訂。然以余所見中國文學史。不下數



十種。未有若是其精而博。約而備者。爰特應上海古今書店經理錢君西樵之請。重付手民。以廣流行。工既竣。復書其概梗於簡端。固非敢謂一詞之贊也。

中華民國十二年秋門人查猛濟謹序



錢序

歐美各國，莫不寶其國學，以爲立國之本。學既成，然後取各國之所長，以補其所不足。先後之序，固釐然其不可紊。反是者，惑已。我愛國之士。亦日以國學爲言。而衰落也。日益甚嗚乎。是亦有難言者乎，此亦不知其難，與心知其難●而故示不屑者之失也。我國學之難，則以歷年之多。其變革也，復不一。不推之於本。則其流或氾濫而無所歸。故善於持論者，必夷考其人，及其所處之時，以觀其得失。然後列古人之成論。以折其中。博而綜焉。會而通焉。上下古今。一以貫焉。可也。我友子庚，治丁部學者四十年。以所輯文學略示予。是固能言人所難言者。讀既竟。於予心有戚戚焉。蓋不獨爲君之不復爲世用惜也。乙卯冬。吳興錢恂序。



中國文學略

丁部之學。必本於宗經。彥和所言。夐乎尚矣。世風遞嬗。流派日繁。駢散之分。判若涇渭。詩詞歌曲。各自成家。黃河九流。發源則一。舍本言末。攝其大凡。掛漏之譏。所不免已。江山劉毓盤子庚識。

文略

古人無專以文學名者。六經三代之文學也。諸子晚周之文學也。史記兩漢之文學也。自屈宋迭作。劉向別之為辭賦略。南齊張融始以玉海名其集。隋書經籍志復以楚辭為集部之首。而文學乃專屬之集部。相沿於今而不易焉。然而不追溯其源不得也。

文字之肇端。　孝經緯援神契曰。三皇無文。故言文字必自伏羲氏作八卦始。八卦皆橫畫。小篆分部。始一終亥。即此意也。神農氏取象結繩始有縱橫

方圓通達糾互諸形。而字體一變。黃帝史倉頡出。觀鳥獸之迹。知分理可以別異。而象形指事之例起矣。

文體之初起。　上古文字。自諸經外。或散見於諸子。若葛天氏之八闋。爲韻文之祖。伏羲氏之十言。爲散文之祖。顧傳者寥寥。或出於僞託耳。后稷甽田令。復瓶爲問答體。蓋由簡而入繁矣。黃帝內經。爲我國最古之書。卽論其文字。亦諸子之所自出也。

學術之競爭。　古者學出於官。周衰。保氏失其職。草野之士。各持一說。司馬論之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劉向則曰十家。而兵書術數方技不與焉。章學誠以爲一本於經。龔自珍以爲一出於史。此以學術勝。不可以文學名也。故掇采諸說而不加論斷焉。

一、儒家。　班氏曰。蓋出於司徒之官。若曾子。荀卿子。是所謂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宗師仲尼者也。

二、道家。班氏曰。蓋出於史官。若老子莊子。是。章氏曰。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龔氏曰。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是曰任照之史。

三、陰陽家。班氏曰。蓋出於羲和之官。若鄒子。是。今不傳。其說附見於呂覽淮南。章氏曰。鄒衍侈言天地。書教也。龔氏曰。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

四、法家。班氏曰。蓋出於理官。若商君韓子。是。章氏曰。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龔氏曰。左執繩墨。右執規矩。不使王枋弛。不使諸侯驕。上是曰任約劑之史。

五、名家。班氏曰。蓋出於禮官。若鄧子尹文子是。章氏曰。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七錄之所敘。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龔氏曰。博觀羣言。以迹其所終始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觚。是曰任名之史。

六、墨家。班氏曰。蓋出於清廟之守。若墨子是。龔氏曰。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是曰任本之史。

七、縱橫家。班氏曰。蓋出於行人之官。若蘇子張子是。蘇張之書不傳。其學實始于鬼谷。鬼谷子班志不著錄。始見於隋書經籍志。龔氏曰。近文章。眇語言。割縈以任簡。養怒以積辨。是曰任喻之史。

八、雜家。班氏曰。蓋出於議官。若尸子呂氏春秋是。龔氏曰。臚列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是曰任文之史。

九、農家。　班氏曰。蓋出於農稷之官。若神農野老。是今皆不傳。許行無書。其說附見於孟子。龔氏曰。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是曰任天之史。

十、小說家。　班氏曰。蓋出於稗官。若鬻子、靑史子。是今本鬻子已爲後世所加。靑史氏之說僅附見於大戴禮記、賈誼新書。龔氏曰。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是曰任教之史。

十家之外。若兵、書、略。則區兵權謀、兵形勢、兵（據錢大昭說補）陰陽、兵技巧、爲四種。蓋出於古司馬之職。術、數、略。則區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爲六種。蓋出於明堂羲和史卜之職。方、技、略。則區醫經、經方、房中、神僊、爲四種。亦王官之一守也。今其書多不傳。亦可見學術之盛矣。

騷賦之泚作。　六經諸子。說理而已。若書說之作。則專以辭勝。觀左傳、國策、

所載可知。漢書謂伍被善作雅辭是也。自屈平出。有離騷、天問、卜居諸作。多作韻言。其弟子宋玉唐勒景差。復仿其體而作賦。玉之賦尤工。而辭章復別爲一家。與雅辭又有別已。

刻石之踵興。嬴秦之文不多見。始皇善韓非之書。則非不尚文者。刻石諸作。其用韻亦本於詩。相傳爲李斯所作。斯楚人也。而學於荀況。況亦工於賦。故斯之文兼有屈荀之妙焉。餘若諫逐客書論責督書。亦剽厲廉悍。近於法家。固不得僅以文人目之爾。

子餘之初見。　漢初承秦之敝。令學童諷字九千以上者。得爲史。則文學之衰極矣。若陸賈之新語。賈山之至言。賈誼之策治安。朝錯之論兵事。皆明於治體。自成一家。亦周秦諸子之餘焉。誼復作惜誓弔屈原鵩鳥三篇。漢賦風氣之開。必首屈一指已。

提倡之得人。諸呂之亂。文以黃老治。景以管商治。未嘗言文學也。而當時若吳王濞楚元王交梁懷王揖孝王武皆好文辭。廣賓客。鄒陽枚乘嚴助司馬相如之徒。皆游其門下。武帝卽位。始以蒲輪徵枚生。蓋由列國而進於王朝矣。言其先亦諸王之力也。

文學之極盛。 武帝好文學。所作詔令。若報李廣詔。勑楊僕書。求賢良詔。辭意諄諄。而有雄武之概。王應麟謂漢詔非假手所能爲。以視漢初則有間矣。左右之士。儒雅則公孫弘。兒寬。文章則司馬相如。應對則嚴助朱買臣。班氏所謂漢之得人。於是爲盛焉。

一經術之盛。 帝初舉賢良。董仲舒以天人三策進。請黜百家。崇六經。田蚡亦主其說。公孫弘復置五經博士弟子員。若匡衡劉向之以經術爲文。實本于此。或謂周秦漢初文與學合。下迄武帝文與學分。頗不滿於仲舒。

此亦不善學者之失也。

二、辭賦之盛。　七略錄武帝賦二篇。餘亦多當時之人所作。今所傳者有相如之子虛賦上林賦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得風喻之義矣。班志序賦爲四種。其區別之法。不可考。又自李思頌成相雜辭隱書外非賦者皆不錄。此亦有不可解者。

三、詩歌之盛。　詳見下、

四、雜文之盛。　劉勰以七對問連珠爲雜文。七與對問。皆出於楚辭。枚乘之七發。東方朔之客難。郎承其體而作。連珠始于韓非。西漢末。楊雄作連珠。視二者爲晚出。班志不錄雜文。相如難蜀父老及封禪文於本傳則附見。又非衆人所可及焉。

五、史才之盛。　自尙書春秋列于經。而言史者。必曰司馬遷。遷承父談之

職。作史記百三十篇。剏紀傳書表體。以爲後世作史者法。其文若長江大河。自左氏外無多讓焉。班固譏之。而固非遷敵也。至以項羽入本紀。陳涉入世家。則好奇之過爾。

六採撰之盛。　河間獻王德淮南王安。皆好學。史稱德所對三雍宮文約指明。今存者。說苑所引四節。安作鴻烈解。今傳其內二十一篇。雖採撰所成。而文特綿麗。其多載古籍。與呂覽同。顏師古嘗據其說。以註漢書。蓋不獨爲當時所推重矣。

西京之爲東。　霍光輔政。文學一衰。宣帝時。王褒以軼材徵。獻所作聖主得賢臣頌甘泉頌洞簫頌。雖源出於相如。而風骨斯下。劉勰以爲附聲測貌。以巧密爲致者是已。唐順之爲西京之流爲東。自王褒始。然路溫舒之書桓寬之論。固不可不分其責也。

後起之傑出。　元帝好儒。大臣皆以經術進。劉向封事。其著者也。揚雄以太玄仿易。法言仿論語。訓纂仿倉頡。反離騷仿楚辭。復作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揚賦。史爲其文似相如。本與向子歆同附新莽。惜已。歆亦善屬文。其移讓太常博士書。尤爲世所稱者。

讖緯之盛行。　武帝後。若趙充國屯田奏。賈讓治河奏。非儒家言者。不多見。揚雄以摹擬爲工。而文格益不振。新莽好讖。劉歆益之以附會。僞書雜出。貽笑不經。光武用人。必合之於讖。蓋統紀一。亦文學之厄也。故至西漢末年。兩司馬之風。亦幾乎其欲熄矣。

文體之一變。　光武尚氣節。桓譚馮衍皆以不屈於莽。徵譚陳時政所宜疏。多作偶句。衍自陳疏。益趨於工。其說廉丹書。說鮑永書。（東觀漢記作說鄧禹與范書異）亦見其持論之正焉。故東京之文。多出於此體。王充論衡。且衍之而成書。王符仲長

統繼之蓋視西京渾厚之風則氣象一變已

文苑之定名 范曄後漢書剏立文苑傳於辭賦外兼錄雜文班固張衡則別爲傳固作兩都賦衡作兩京賦以與之敵說者謂西京雄麗東京則氣不足以舉其辭有媿色矣若固之賓戲衡之應問亦楚辭之遺也明章和安之間必以兩家爲稱首焉

國史之初起 司馬遷史記通史也班彪後傳私史也明帝時彪子固受詔作漢書實爲國史與一代史之初起凡與遷同者五十餘卷若八表天文志則妹昭所補不具論其黜呂后進惠帝則以體例勝李陵蘇武傳霍光傳則以敘述勝遷固皆良史信哉

文學之通儒 治經者西漢主師說東漢主箋疏二鄭訓詁注釋之文或病其繁而碎史獨以賈逵馬融爲通儒逵有詩頌誄書連珠酒令九篇融作廣

成頌不懈而入於古矣。許慎說文解字十四篇。其自序亦可誦。班書謂杜鄴善小學。愼或源出于鄴歟。

文士之不幸。　東漢末黨錮寖開。繼以篡竊。若邊讓酈炎禰衡皆不得其死而蔡邕爲之先。邕初言事。爲宦者所間。徙朔方。卒爲董卓所辟。死于獄。所作詩、賦、碑、銘、書記、百四篇。雖諛墓者多。而其辭有足取焉。馬融爲梁冀作西第頌。亦所際之不幸者夫。

七子之所長。　曹操父子。皆好文辭。故建安七子。遂淪入于魏。或據陳壽說以曹植易孔融是也。植所作詩賦百餘篇。楊脩以爲含王超陳。蓋出于父兄之上矣。若王粲之長於賦。徐幹之長於論。陳琳阮瑀之長于符檄。劉楨應瑒之長於書記。亦一時之雋者。

書表之傑作。　諸葛亮不以文名。陳志載所著目二十四篇。復彔出師表一

篇。裴注補後表一篇。說者謂以誠立言。且與謨誥相表裏。曾國藩謂所作書翰以風神高遠勝。故曰三國無文。諸葛一人而已。非若魏文與吳質書。曹植與楊脩書必斤斤於一得也。

古意之漸漓。　典午一代。祚促而勢微。則清談之誤國也。然而武帝之初。若郭欽請移諸戎疏。李密陳情表。則一本於忠孝。劉寔崇讓論。裴頠崇實論。則疾時俗之非。而欲繩以禮法。左思三都賦。音節入古。又非若二陸機雲二潘岳尼之專以才華勝。而失其眞意者。

文體之一振。　東晉之文。若劉琨勸進表。北伐表。郭璞江賦。南征賦。皆神與古會者。王羲之蘭亭序。與殷浩書。陶潛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則出於風氣之外。而以高逸勝。較之阮籍大人先生傳。劉伶酒德頌。欲以玄放之文。與古人相易。而力不足者。有別矣。

科學之發明。 史稱宣景皆務藝術。故晉之科學爲盛。張華博物志。郭璞葬書則出於古陰陽家。璞注山海經則鄒衍「大九州」之說也。葛洪抱朴子則爲神仙家。虞喜安天論。虞聳穹天論。則言天文。潘岳笙賦。成公綏嘯賦。則言音樂。卽以文論。亦有不可廢者。

諸胡之文學。 晉載記。謂劉淵劉聰劉曜皆善文學。慕容儁有所著四十餘篇。今不可考。所錄詔奏。亦缺而不全。差可誦者。慕容皝上成帝表。與庾冰書。然而失人臣之義矣。若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於二趙。宋該封奕朱彤梁讜之之於燕秦。亦無足深論耳。

大乘之譯經。 自東漢攝摩騰譯佛經四十二章。魏晉以來。譯者日衆。皆小乘經也。姚秦時。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北涼時。曇無讖譯大乘金光明經。拓跋氏起。所譯尤多。言佛學者。始別爲一家。亦文學之異彩也。以視秦王嘉

拾遺記其價値相去遠矣。

南朝之文學。　劉宋之初。以謝靈運顏延之爲第一。南齊周顒。復創爲「永明禮」以聲偶相勝。孔稚珪北山移文工矣。然而曲水詩序。王融所作。不若延之。則宋齊之別也。梁陳之際。江淹任昉。逸氣猶存。庾信徐陵則唐宋四六之本矣。茲取其尤有關係者論之。

一、蕭統文選。　自摯虞文章流別。軼而不傳。言總集者。必以文選爲之首。隋唐之際。目爲選學。唐顯慶中。李善注出。尤便於學者。

二、劉勰文心雕龍。　凡五十篇。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唯溺于風尚。非辭勝者不錄焉。此亦魏文典論論文。陸機文賦之意也。

三、沈約四聲譜。　晉張涼作四聲韻林。約復配以宮角。浮聲切響。辨論極精。一時文人。奉爲定法。蓋不得已而與古人爭字句之工爾。

四、鍾嶸詩品　集漢魏以下百三人之詩。分爲三品。于曹植陸機謝安。推崇光至其所判別。或不愜于人意。然爲後世詩話之所本也。

五、徐陵玉台新咏。　爲梁簡文帝而作。雖多取豔語。而去古未遠。猶有溫柔敦厚之旨焉。後之選詩者。皆仿此。以視蕭統則曹鄶矣。

六、寶誌慈悲懺。　以梁武帝命輯內典語。合悔文爲十卷。僧祐復作宏明集。錄漢魏以來其撰述有關于佛學者。亦儒者以傳釋經之義焉。宋錢易南部新書庚曰。懺之始。本自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即賓席梁武王融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即將懺悔一篇乃召眞觀法師慧式廣演其文。述引諸經而爲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輕標心品。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即是非爲郗后所作矣。案此則非寶誌所作。今姑從他說。

北朝之文學。　北魏經學盛于南。而文學則不及。孝文倡于上。而袁翻常景始有所作。孝明時。文雅稱盛。若溫子昇。則其著者也。自顏之推庾信相繼北

來。而文風一變。高齊治鄴。號爲得人。祖珽魏收。姑不具論。洛陽伽藍記。獨許邢邵。世以溫邢並稱允哉。

周隋之文學　周隋之際。其文學皆不足言。宇文泰命蘇綽作大誥。仿「尙書體」以爲詔令式。隋以李諤言釐正文體。章奏有過華豔者。付所司治罪。而王通中說幷僭論語之名。是亦王莽之金縢。心勞而日拙也。若李德林許善心。所作亦卑之無甚高論爾。

唐駢之各家　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徐庾爲宗。炯尤能以經術見。燕(張說)許(蘇頲)繼作。並稱大手筆。說之封禪頌。頲之封東獄朝覲頌。亦盛世之音焉。德宗時。陸贄始稍變其體。于公異李商隱相繼出。與初唐相接矣。蓋隋煬以後。以律賦取士。故其風至末流而未息也。

韓柳之文學　自陳子昂書疏始作散文。肅代間元結獨孤及繼起。韓愈學

于及。柳宗元和之。愈平淮西碑。尤爲近古。宗元永州八記。以刻畫山水勝。愈一傳之李翺皇甫湜。再傳之來無擇。三傳之孫樵。至北宋而習者始盛。蓋駢散之分。乃一成而不可易矣。

五代之文學。　五代之亂。作者閔如。劉昫唐書。或議其缺略。王朴平邊策。亦羊祜之平吳疏也。而文亦相似。以外無聞焉。宋馬令陸游作南唐書。隱予以正統。所錄詔令。亦淵雅可誦。而氣象則衰矣。若羅隱黃滔之屬于唐。徐鉉徐鍇之屬于宋。此又當別論者。

兩宋之文學。　宋初以平文爲韓氏學。學者自柳開始。穆修繼之。修傳之尹洙。至歐陽脩而大盛。瀧岡阡表。尤爲著意之作。曾鞏王安石差相近。三蘇洵軾轍且不免遺議焉。朱右茅坤鍾惺嘗合韓柳爲八家。儲欣并李翺孫樵爲十家。而不錄南宋之朱熹。則猶有所未盡爾。

四六之名家。　宋制誥初尚「西崑體」。石介至作怪說以譏之。然楊億駕幸河北起居表。神似義山。宜爲呂祖謙之所取焉。歐蘇四六一以簡鍊勝。而去唐始遠。汪藻洪适以善草詔名。南宋一朝。無出於二家右者。若元明所作。則小巫見大巫。置之不議也可。

語錄之一種。　二程剏「語錄體」。讀者每鄙夷之。或訾及於文。不知頤論君道論王覇疏顥。上仁宗皇帝上太皇太后書。雖弱於張載之西銘。亦未可輕議者。若楊時議事疏。金履祥請由海道北伐書。則經國之言也。至元人講學。始專用白話體。斯況而愈下已。

遼金之文學。　遼文學傳。以蕭韓家奴。王鼎爲稱首。其忠正亦有足多者。金太祖得韓昉。始重文學。論其文。則趙秉文外。莫如元好問。或謂秉文疏於法。好問雄於才。皆學蘇而未成者也。劉祁歸潛志。獨許李之純文法。而其文不

可見不免引以爲憾爾。

元人之文學。　元起滅金。王惲首傳元好問之學。與姚燧並有名。袁桷奏議尤多鉅製。四傑（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崛起。虞集爲之魁。吳萊諭倭書。又明代文章之所自出也。若揭傒斯歐陽玄之四六。其精審處。視南宋亦無多讓。未達者一間耳。明人動言元無詩文。烏足與語哉。

八比之風行。　宋熙寧中。王安石始請以經義取士。所作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義一篇。明白說理而已。元仁宗復定科舉考試法。王充耘乃造爲一破題」「接題」「小講」「官題」「原題」「大講」「後講」「原經」「結尾」等法名。書義矜式。明清因之。非不得人。而文風則大壞矣。

小說之日衆。　張衡謂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與班志不合。今可攷者。漢以後多作「記載體」。宋仁宗命日進一奇事。有頭回有話說。始作「章回體」。王實

甫三國演義。施君美水滸。復易以白話。亦文學之新世界也。嗣惟曹瑛紅樓夢。吳敬梓儒林外史。差可媲美云。

文學之中衰。明初宋濂最有名。濂傳方孝孺。至楊士奇而一變。至李夢陽而再變。至王愼中唐順之而三變。至李攀龍王世貞而四變。至歸有光而五變。有光讀史記。專用朱墨圍。雖不脫時文法。而所作傳記。頗合於韓歐。若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殆自忘其醜者乎。

文學之全盛。明末諸遺老。懲明之敝。而專力於「實學」。顧炎武之經學。黃宗羲之「史學」。孫奇逢之「理學」。皆開一代之先者焉。若胡天游之駢文。魏禧之散文。雖議之者多。而亦有不可及者。紀昀四庫提要。出尤隻千古。而無對者已。茲復述其與文學有關者。

一、經學家　若王念孫之不分今古文。其子引之。恪守家法。尤足以破門

戶之見者。

二、小學家　讀書以小學爲權輿。段玉裁之「說文學」。郝懿行之「訓詁學」。尤非別家所及者。

三、史學家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論列詳明。皆足以補正史之缺者。

四、考訂家　讀書以得間爲難。若錢大昕之「考據」盧文弨之校勘。尤大有裨於爲學者。

五、輯佚家　馬國翰之玉函山房。黃奭之漢學堂所輯皆數百種。尤有功於古人者。

六、著述家　前則毛奇齡西河合集。後則俞樾俞氏叢書。雖體例未純。其卷帙爲尤富者。

駢體之各家。　清初兩開鴻博科。專試以辭賦。故乾嘉以來。此體尤盛。而洪亮吉彭兆蓀傅桐周壽昌尤爲正宗。蓋學魏晉不成。猶不失爲齊梁者也。若錢振倫周錫恩則專學「唐體。」彭元瑞吳錫麟則專學「宋體。」固未可以一概論焉。而汪中則倜乎遠矣。

散文之三派。　康熙間。方苞首以歸氏爲宗。尤嚴於義法。一傳之劉大櫆。再傳至姚鼐。是謂「桐城派。」大櫆弟子錢伯坰。復傳其法於惲敬張惠言。則以才力勝。是謂「陽湖派。」曾國藩起而振之。是謂「不立宗派。」蓋始變化而臻於大矣。較之清初諸家。有過之爾。

論曰。文無古今之別也。惟其是而已。韓柳歐王。皆以駢儷而改作。然後區類以分。而文體始隘。必欲抉而一之。若李兆洛董祐誠之取漢魏法。龔自珍魏源之學縱横家。而好尙者無多。故譚獻所言。幸免於膺鼎之誚焉。我岙穆然

於三代秦漢之不可復也。

詩略

古世無音韻之學也。一出之以天籟。而詩與文不分。及周之末。而詩與文分。兩漢之初。而詩與樂又分。下及齊梁。乃去古而就律。有非彥和明詩篇所可盡者。蓋六義之衰。故不得不嚴於聲病焉。詩以言志。歌以永言。自後世以敷陳其事爲工。而詩教息已。

古音之初起。呂覽曰。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先王審音以作樂。聞樂以知政。故孔甲實始爲東音。塗山氏實始爲南音。殷整甲實始爲西音。有娀氏實始爲北音。由來者遠矣。蓋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音相和。則謂之韻。此玄鳥在曲所以開中國文字之先焉。

歌謠之初起。　孔子刪書。不取皇古。蓋荒遠之事。固無信之可徵焉。故擊壤

康衢。爲歌謠所自始。若蜡辭之見於戴禮堯戒之見於淮南其愛民之誠。治已之篤。藹然聖人之言也。有虞氏作明良喜起八伯卿雲此物此志也。而稍涉於華視帝堯而有間矣。

詩體之初起。　禹玉牒辭爲「七言」之始。湯盤銘爲「三言」之始。文武諸銘。尤各體俱備焉。二南啓化。而婦人女子亦善謳吟。集夏諺商頌之大成。而始以文勝。雖句法之長短不同。實則以「四言」爲正體。分章複句。易字互文。以反覆出之。此古人所以稱爲義府也。

詩敎之初起。　周太師敎六詩。以「風」「雅」「頌」三者爲詩之體。以「興」「比」「賦」三者爲詩之用。所以正性情端風化也。自輶軒不采。而燕饗猶用以相酬。孔子刪詩不廢鄭衛。卜商小序。或曰僞書。束晳補亡。何關宏旨。必以桑中濮上。證爲淫亂之詞。恐非雅言之意爾。

詩樂之異同。　論語曰關雎之亂又曰鄭聲淫。非論詩也。論樂也。顧炎武謂風之二南豳之七月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三頌。皆入樂餘皆不入樂者。與史記孔子世家所言不合。左傳季札論樂一節則凡詩皆可入樂所惜者古樂云亡。莫得而攷已。

文章之趨勢。　春秋以來歌謠散見於各書者。如甯戚之飯牛歌。宋之城者謳。鄭之子產誦。齊之襲田者祝。其句法皆古奧可喜。孔子之臨河歌。獲麟歌。則近乎七言矣。優孟之忼慨歌接輿之風兮歌句重語繁。爲楚辭之所昉此南北之分。卽詩文之所判也。

七言之初起。　秦博士造仙眞人詩。以爲歌。今不可見。考史記裴注引茅盈內紀太原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評林以爲七言古詩之首。若項羽垓

下歌。漢高大風歌。猶非體之正者。

樂府之初起。　漢高命唐山夫人作房中歌。以備祠樂。惠帝以夏侯寬爲樂府令。作安世樂。武帝設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枚臯等作郊祀歌十九章。後人昉之曰「樂府體」。蓋其音節有不可紊者。於是詩與樂分。考亭所以有本末之說也。

聯句之初起。　武帝工於詩。瓠子歌。蒲梢天馬歌。秋風辭。多作七言而閒以兮字爲語助辭。若日月星辰和四時。則得其正矣。柏梁詩人各一句。句各一韻。或疑其僞託。蓋官名既不合。其語意不倫。用韻疊出。此又不必論者。後人好聯句。故援以爲證爾。

五言之初起。　古詩十九首。如「青青河畔艸」。「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容」。「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東城高且長」。等篇。徐

陵以爲皆文景時人枚乘所作。或據蕭統說目五言爲「蘇武李陵體。」然卓文君白頭吟。又早于河梁詠別矣。劉勰亦疑之。固哉。

文綱之感言　楊惲拊缶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此以力田之無年。比仕宦之失路。未嘗斥朝廷也。而緣以得罪。吁前則秦皇之坑儒。後則明祖之文獄。男兒識字憂患始。史公蠶室。武帝猶不失爲愛才者。夫

長篇之首出。　班倢伃怨歌行。蔡邕飲馬長城窟行。不獨以清麗居宗。蓋尤能得比興之義焉。若孔雀東南飛一篇。凡千七百四十五字。雜述十數人口中語。各肖其聲音面目。復間以單句。爲五言第一之作。魏學洢長水怨雖竭力相仿。有未可提而並論者。

四言之就衰。　自五七言出。而四言之體衰。韋孟諷諫詩。以拙重爲勝。司馬

相如封禪頌。說者以爲與班固東都賦詩等。此特有韻之文耳。非詩也。嗣唯曹操能闢新響。嵇康能作雅音。陶潛能得眞意。若張華二陸潘岳所作。憮憮欲息矣。後此者更無論焉。

繼響之迭作。　魏晉專尚五言。曹操北上太行山。猶作漢音。文帝以下。純乎魏響。然若曹植之雜詩。則工于發端。阮籍之詠懷。則源自騷雅。左思之詠史。則別有會心。郭璞之游仙。則託以諷世。陶潛之飲酒。則寫其曠懷。雖取逕不同。猶有合于敦陳之義者已。

囘文之所興。　符秦竇滔妻蘇蕙織錦爲囘文詩。凡八百四十字。縱橫反覆。皆成章句。以五色界爲圖。計三百餘首。僧起宗衍之爲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康萬民復衍之爲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七圖爲七千九百五十六首。曹植賀道慶猶瞠乎其後爾。

排句之發見。　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故「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招提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多作排句。爲顏謝所宗。靈運詩勝處在排。而獨能用意。山水諸作。尤極清新之妙。蓋初日夫容。自勝于鏤金錯采也。以配陶潛。則惠連之視阿兄。有上下牀之別矣。

律詩之先聲。　「永明體」出。謝朓之「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葉低知露密。崖斷識雲重。」音節分明。儼然唐律矣。楊愼謂始于陰鏗何遜者。猶非也。梁武帝不喜聲病之說。所作藉田詩。「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雖用仄韻。亦不能出于風氣之外者。蓋時代爲之焉。

詩體之日下。　梁簡文帝在東宮。與羣臣爲宮體。以豔語相誇。亦曰「徐庾體」。江總閨怨。且改而爲七言律。蓋魏晉以下。其不爲顏謝所染者。莫如廬山諸道人。惠遠之「崇巖吐淸氣。幽岫棲神跡。」帛道猷之「茅茨隱不見。鷄

嗚知有人」要非沈約諸人所能夢見者已。雅語之復聞。元魏歌謠亦時有佳者。庾信入周。乃一變其臺城應教之作。琱琢之中。復饒清氣。此南北相濟之妙也。薛道衡「昔昔鹽空梁落燕泥」號爲名句。不過揚其波。爾楊素「干戈異革命揖讓非至公荒居接野窮心物俱非俗」奸雄作雅語。眞令人不測者。

詩學之極盛。詩至李唐。所謂上結往古。下啓後人者也。世以李白杜甫韓愈爲三大家。此約言之爾。嚴羽𣗳爲「初」「盛」「中」「晚」之說。楊士宏高棅承之。馮舒馮班嘗攻其謬。考全唐詩所錄。凡二千二百餘人。其體格之變遷。有與一代國勢相合者。故亦舉以爲例云。

一、初唐　自武德至開元。是承徐庾之舊。而協以四聲。故五言多而七言少。四傑沈佺期宋之問尤爲著名。或三韻四韻或六韻八韻。風度從容。儼然開

國之氣象也。陳子昂出。上法魏晉。後人目之爲古體詩。於是古詩與律詩分。而各體亦日以滋出矣。

二、盛唐　自開元至大曆。是元宗倡於先。張說張九齡和於後。王維孟浩然五言以高雅勝。高適岑參七言以闊大勝。至李杜而集其成。白出於六朝以天才勝。故好以古詩入律。而長律則與甫同一謹嚴。甫無所不昉。故諸體皆工。所不足者絕句爾。

三、中唐　自大曆至太和。是劉長卿於盛唐末首以研練深穩爲工。爲盧綸錢起等十才子之所仿。韓愈出。於詩家又闢一新境。其起衰之功。實出於借璧經之名以自張其復古者之上。若孟郊賈島之寒瘦。元稹白居易之輕薄。宜爲李肇之所笑也。

四、晚唐　太和初。杜牧首攻元白之失。而以杜甫爲宗。世目爲小杜。李商

隱亦學杜而加以變化。與溫庭筠齊名。論者於韓碑詩多有異同。所作無題詩固非韓偓香奩體所可及也。司空圖最晚出。其論詩二十四品尤足以破皮日休陸龜蒙之蔽者已。

韻學之昌明。　陸德明作音義。爲言古韻者所本。孫愐修廣韻。爲言今韻者所本。二者皆出於唐。故唐人之詩尤重「雙聲」「疊韻」之法。杜甫曰「老去漸於詩律細」。所謂律者。不獨四聲也。趙執信聲調譜。必一一準之於唐。蓋宋人古則失律者多。固不足以爲法耳。

變體之疊出。　五代之際。詩道益卑。羅隱最著名。而粗獷之氣猶不免。宋初王禹偁專學「白體」。楊億等專學溫李。號「西崑體」。歐陽修出。梅堯臣佐之。蓋由中晚而進於初盛矣。蘇軾黃庭堅亦學杜。號「元祐體」。宋詩於時爲盛。然不出於晉唐諸家之外也。

宋派之互爭。　詩至南宋而宗派之說起。宗黃庭堅者號「西江派」。宗邵雍者。號「濂洛派」。一變而爲「江湖派」。再變而爲「四靈派」。生硬淺露。蓋弊極而不可復焉。故論者必以陸游爲稱首。游學杜甫而力不足。故篇幅稍狹。而時有複句。後人循其階而上也。斯可矣。

唐宋之大別。　唐人於詩。渾寫大意而已。宋人則或流於淺。此未可概論者。王安石桃花源行。蘇軾石鼓歌。與王維韓愈所作。皆七古也。必取古人所未言者。以盡力發揮之。此亦「同中求異法」。不足以爲病。後人之學唐。則遺神而襲貌。我恐其求爲淺而不得也。

詩史之微詞。　金起於北。故其詩與南宋不同。劉祁嘗誦趙秉文之作詩法。而詩實不稱。元好問則克副其言矣。好問所輯中州集。錄金元一代之詩。各附以小傳。或兼及他事。若借詩以存史。尤足以補正史之缺焉。王士禎獨不

謂然殆未得詩史之意歟。

元音之復振。 仇遠入元首爲「近體主唐」「古體主選」之說。張翥張羽皆出其門。故元詩實勝於南宋。四傑以下指不勝數。而蒙古人之能詩者。必以薩都拉爲第一。及其末葉漸即淫哇。楊維楨學「長吉體」。專以奇麗著。不若其文之規於正也。謚以「詩妖」。亦宜。

風雅之式微。 明初劉基以沈雄勝。高啓以渾雅勝。對峙而起。不媿作者。洪宣以後。宗三楊者。爭尙「臺閣體」。李夢陽以復古與之爭。李攀龍繼之。號前後「七子體」。再變而爲「公安派」。三變而爲「竟陵派」。鍾惺譚元春出。而詩之厄運極矣。君子是以知明社之將屋也。

詩選之論定。 汪端明詩選初二集三十家。「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王九思、康海、則中何而黜李。「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徐中行、宗臣、吳國倫、梁有譽、則中謝而黜李。

其死節遺逸諸人。若陳子龍夏完淳顧炎武陸世儀則表章尤力。不獨去取之不苟也。與錢謙益朱彝尊之以詩存人而漫無區別者不同。論世知人。端亦奇女子哉。

餘事之所爲。　清詩必以吳偉業爲大家。王士禎爲正宗。朱彝尊兼其長而未盡其妙。若袁枚之性靈。翁方綱之肌理。固爲識者所譏矣。洪亮吉之奇橫。舒位之崛強。誠不若沈德潛之中正也。厲鶚之淡遠。黃景仁之清新。雖亦足以得名。而獨有一代者僅已。

集句之工者。　黃之雋集唐人詩爲香屑集。凡九百三十餘首。復集唐人文爲序。亦二千六百餘言。雖纚纚大篇。於每人惟取一句。且有疊韻不已。至於倒用前韻而無一不如已出。其記誦之博。運用之巧。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得以豔語相菲薄也。

詩話之必傳。　楊鍾羲雪橋詩話。十二卷。凡有清一代。其關於掌故遺聞者。多所著錄。於遼瀋人尤詳。其論詩亦頗平允。讀之知滿蒙八旗。其文物初不弱於內地。而選家既不道及。無識者復從而鄙夷之。畛域之見。執而不化。修史者將何以得其眞耶。

各體之備考。　孔融「作離合體」。陸機作「詠物體」。傅咸作「集句體」。杜甫作「拗體」。元白作「長慶體」。劉駕作「疊字體」。鄭棨作「歇後體」。宋以後有「白話體」。有「全平全仄體」。有「九言律體」。有「獨木橋體」。餘若進退格借對。隔聯。相對格。此與四言六言雜言體。皆爲之者絕少云。

古人以李白爲「詩仙」。杜甫爲「詩聖」。賈島爲「詩佛」。楊維楨爲「詩妖」。曩與友人論詩。戲爲之續曰。漢武爲「詩帝」。曹植爲「詩王」。陶潛爲「詩隱」。楊素爲「詩梟」。張九齡爲「詩相」。韓愈爲「詩覇」。李賀爲「詩鬼」。白

居易爲「詩嫗」杜牧爲「詩俠」李商隱爲「詩幻」皮陸爲「詩婢」邵雍爲「詩巫」蘇軾爲「詩狂」黃庭堅爲「詩傖」陸游爲「詩賈」元好問爲「詩史」吳萊爲「詩將」高啓爲「詩傭」李夢陽爲「詩匠」鄭善夫爲「詩囚」楊愼爲「詩賊」李攀龍爲「詩優」王世貞爲「詩販」鍾惺爲「詩魔」譚元春爲「詩丐」龔鼎孳爲「詩隸」張照爲「詩儈」袁枚爲「詩妓」雖傷輕薄而持論未嘗不公也幷錄之以資譚助

論曰詩家之爭久矣魏晉以家數爭六朝以各體爭唐以師承爭宋以宗派爭元以後以變體爭明以後以結社爭其爭也爲得名計也而其禍莫甚於明借壇坫之雄惑朝野之聽而國家以亡蓋詩必窮而後工此無他無榮辱之心存斯可與言詩也已

詞略

詞者。意內言外之謂也。其旨隱。其辭微。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後人作詞之法。即古人言樂之法也。蓋忠臣義士。有鬱於胸而不能宣者。則隱喻以託其情。繁稱以晦其旨。上不與詩合。下不與曲合。不知者以小道目之。胡不察之甚已。

樂府之鈎元。 郭茂倩樂府解題。其例以古詞居先。擬作居後。古詞必先列本詞。後取入樂所改者。故得以考孰爲側。孰爲趨。孰爲艷。孰爲增字減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諸體悉備。爲樂府第一善本。梅鼎祚嘗糾其以詩題而悞列者。而不足以爲病也。

協律之改字。 聖人以六律正五聲。故言樂者必先以律。所惜者古樂不可以聞。古律亦不復見。漢武帝命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取羣臣所作被諸樂府。有不協者。延年復多所增損。識者以爲猶有趙代齊楚之音。而不足以言樂

焉。後世改字之法。际此已。

歌辭之流行。　自武帝以詩入樂。作郊祀歌。爲列代歌辭之本。下迄東漢。所作益多。曰郊廟歌辭。曰燕射歌辭。曰鼓吹曲辭。曰橫吹曲辭。曰相和曲辭。曰清商曲辭。曰舞曲歌辭。曰琴曲歌辭。曰雜曲歌辭。而以朱鷺二十二曲爲最古。皆別於詩。蓋專爲歌而設者。

字義之索解。　漢歌辭入魏。後其字句多譌。而鐃歌十八曲。爲尤甚。若臨高臺之收中吾有所思之妃呼豨。劉履以爲曲調之餘聲。按樂錄有羊無夷伊那何。唐宋人詞有竹枝也囉。知麼知。寒麼寒。若陽關曲則助辭尤多。皆屬於音節。以不解解之可已。

借題之發舒。　曹操始借樂府以寫時事。薤露歌。蒿里行。皆指董卓之亂而作。通典錄繆襲作魏鼓吹。初之平以下十二曲。韋昭作吳鼓吹炎精缺以下

十二曲。本朱鷺以下曲體。而易其名。考第四曲上之回以下。則各爲句法。與漢曲不合。此變體之所昉也。

句法之變易　晋以後所作。始不復仿古。傳玄車遙遙。卽七言古。謝尙大道曲。卽五言絕。鮑照梅花落。梁武帝江南弄。復梛爲長短句。皆所謂新樂府體也。然而陶寫風月。且流爲閨房淫媟之辭。不得援香艸美人。託寓言以自謝焉。無愁玉樹。則固亡國之音爾。

詞體之初起　樂府體。新樂府體。說者以爲詞體之所本。合之於法。有不可盡信者。考古今樂錄。東晋時人所作女兒子二曲。休洗紅二曲。皆字句相同。聲韻相合。若後人按譜而爲之者。顧詞家未嘗言及也。殆所謂求諸千里之外。失諸耳目之間者歟。

無名氏女兒子二首

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霑衣。
我欲上蜀蜀水難。躡蹀珂頭腰環環。

無名氏休洗紅二首

休洗紅。洗紅紅色澹。不惜縫故衣。記得初按茜。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婆。
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裏。迴黃轉綠無定期。世事返復君所知。

小令之初起。　候夫人一點春。言詞者以爲小令之初起。自後若沈佺期回波詞。楊太眞阿那曲。李白淸平調。韓翃章臺柳。張志和漁歌子。白居易花非花。劉采春羅嗊曲。或五六七言絕句。或稍增損而已。劉禹錫拋球樂。則五言三韻。蓋去詩猶未甚遠也。

雙疊之初起。　唐人詞以小秦王瑞鷓鴣爲最古。小秦王七言四句。瑞鷓鴣七言八句。皆單調也。李白憶秦娥連理枝。始分二疊。菩薩蠻或疑其僞託。故不具論。後人以連理枝分作二首亦誤已。白居易長相思繼之而作。自是以後。三疊四疊。各體日出矣。

詞集之初起。　唐人詞多附詩以傳。至溫庭筠金荃詞。始別爲一卷。時宣宗好唱菩薩蠻。令狐綯每倩其代作。故此體尤工。樂府所錄。若單調之遐方怨思帝鄉訴衷情。雙疊之歸國謠更漏子河傳皆所新撰也。自是詩與詞分。遂爲萬世不祧之俎豆云。

近詞之初起。　五代詞莫盛于南唐。二主所作。尤爲絕唱。固非唐昭宗後唐莊宗所及也。若和凝馮延已亦不媿作者。其次莫如蜀。至韋莊之菩薩蠻。世且以溫韋並稱矣。無名氏八十九字魚游春水一體。或疑其僞託。而非宋人

所能爲。蓋近詞之初起焉。

慢詞之初起。宋初詩人多工小令。晏殊「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入詩固不若入詞之合焉。仁宗時柳永始作慢詞。多至百餘字。其八聲甘州醉蓬萊二詞。尤高雅不可及。而好用市語。以致不文。說者謂俗工改其字以便于歌者。理或然歟。

大晟之正宗。徽宗好作詞。設大晟府。命周邦彥提舉其事。邦彥精于律。集諸家之成。合新製爲二百餘篇。思力沈厚。爲詞家之正宗。然「天便教人霎時相見何妨」之句。已開北曲之先聲。此亦天津橋聞鵑。有不解奚故者。蓋消息甚微。而關係綦重焉。

詞家之別派。世以蘇軾辛棄疾詞爲別派。稼軒詞十二卷。以多勝。經史雜書。信手拈用。蘇詞出于騷。忠愛之意。溢乎言表。辛則流于怨矣。所處又不同。辛

順而蘇逆也。即以詞論，瓊樓玉宇，烟柳斜陽，二人之心術，于此亦見。蘇以餘力為之，辛以專力為之，其力量不同，寄之深淺殊。第不病其率易爾。

白話之入詞　以白話入詞，始于蘇軾，如夢令。繼之者黃庭堅，鼓笛令。劉過天仙子，石孝友，惜多嬌，皆竟體不作文言。鼓笛令，幷用俗字。而詞實不佳。若蜀妓鵲橋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則清顧可誦，前後亦相稱。固非俳詞所得而藉口也。

詩詞之分界　南渡後，慢詞大盛。學柳則俗，學蘇則粗。能出入二家而通其騷者，莫如陸游。顧世不見重者，以為詩人之詞也。自慶元禁道學，嘉定禁作詩，金主亮又好唱北曲，時會所逼而出之以詞。字數多而意境狹，與當時國勢相同。其用心亦良苦已。

閨閣之多才　李清照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一起

連下十四疊字後半「到黃昏點點滴滴」復下四疊字爲獨剏之格不獨「一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之膾炙人口也其妙在以上作平以入作平之法何籀宴清都疊下四遠字亦準此

詞學之極盛　言南宋詞者率舉姜夔張炎姜多自度曲以清峭勝張詞微近于滑而足以救吳文英之晦澀餘若周密王沂孫陳允平蔣捷人品高潔不事二朝其詞皆有足稱者史達祖雙雙燕換巢鸞鳳詞亦佳然而阿附權倖爲世僇笑又好用偸字蓋品斯下矣

國外之采風　遼道宗蕭后以迴心院詞爲耶律伊遜所誣而死周春遼詩話錄高麗詩十四首與宋詞亦相近西夏歸朝官謂有井水喫處皆能歌柳永詞則西夏亦必有能文者若金主亮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則名爲詞而實近於曲焉

中聲之僅見。　金人言詞。必曰吳激蔡杜年體。蔡贈高麗館伎石州慢詞「風鬟霧鬢」貼笑外邦。吳人月圓詞「南朝自古傷心地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今去誰家」結曰「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點綴成語。出以自然。所以謂佳。元好問猶非其敵爾。

正軌之將亡。　自王惲來自金。仇遠來自宋。而元始有詞。張翥出。奄有南宋諸家之長。其慢詞尤佳。若摸魚兒多麗諸作。字數愈多。其體裁愈密。無一曲語。所以謂工。唯記蘇臺結處「先生歸也」。歸應作去疑悞而較北宋人詞則力量差薄。其小令益無足稱也已。

彈詞之別出。　劉克莊詩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說者謂彈詞之體。蓋實始於宋。一變爲調話。再變爲鼓詞。雖其制不可攷。亦詞家之外編也。楊慎廿一史彈詞。賈鳧西鼓詞。皆寫其幽憤之作。其句法無定格。而出以

文人之筆。故猶有稱述之者。

新體之紛更。　明人詞以花間（後蜀趙崇祚編）艸堂（宋無名氏編）爲本。故小令外。皆不可誦。楊基以多麗改入聲。楊慎以六醜改個儂。王世貞尤負時名。而擬爲怨朱紘小諾皋各體。句讀音節。任意所爲。而法律蕩然矣。王昶輯明詞綜所錄三百八十人。亦存其姓字之意爾。

圖譜之妄作。　張綖詩餘圖譜。程明善嘯餘譜。賴以邠塡詞圖譜。其論詞以白圈爲平。黑圈爲仄。半白半黑爲平仄通者。標於左。凡古人所作拗句。以意改作順句。其錯亂至不勝言。而當時奉爲祕笈。沈（謙）毛（奇齡）復作詞韻。若奉以爲法。其不爲謬種流傳也幾希。

變雅之未成。　清初詞與明人同。彭孫遹延露詞。晚年嘗自燬其板。非守綺語之戒也。論者以朱（彝尊）陳（維崧）二家。可以牢籠一代。朱詞淫豔。陳則學辛而不

成。其不合律亦相等。厲鶚稍能用意。張惠言全不知音。而其說則可取。若浙派常州派之爭。則通人齒冷焉。

詞律之攷正。　萬樹作詞律。析章句。別四聲。其分三臺萬俟雅言百七十一字體爲三疊。尤有見。徐立本拾遺。杜文瀾校勘記。復補所不逮。戈載亦有校正之作。惜不傳。其論「鬲指」「過腔」「雙拽頭」之法。附見於所作翠薇雅詞。若所輯詞林正韻。亦有突過前人者。詞譜凡八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萬氏收六百六十調。一千一百八十體。徐氏補一百六十五調。四百四十九體。杜氏續補五十餘調。大略具備。而句中韻。若惜紅衣之故國。雙頭蓮之向暗裏念此際平仄互叶。若醉高歌之兩起句。薄媚摘遍之剛道爲田園一笑醉鄉寬。角招之一百七十字體。宜據姜夔作於第二句何堪更繞西湖盡是垂柳、西字則通體皆合、而諸家未之言及、猶失之於疏也。

倚聲之各家。　乾嘉後。詞家首趨於正者曰周之琦嘗錄溫庭筠以下十六家詞爲選家之善本。次則陳元鼎吹月詞。王壽庭吟碧山館詞。亦近於宋人。而尤傑出者莫如蔣春霖「少陵詩聖」「白石詞仙」。蓋身世之感深矣若金

縷曲之失律則不能曲爲之諱也。

音節之略說。　郭麐詞品亦言之成理。若瑣窗寒「明璫翠羽游何處。」何用平蓋悞讀宋詞「黃金鑄出相思淚」而未知以思作去者。又「鎖窗深」深必作明「粉蝶兒撲住花心。」撲必作守。凡律所未言。卽陰陽之別也。曩作詞律斠注。惜燬於兵。玆編言學不言律。故略之。

論曰詞必以北宋爲宗。固已。北宋法金荃。故其源與詩合。南宋法北宋。故其源與詩分。顧詞之盛必曰南宋者何。蓋故國之思。其用情有獨摯者。陶寫風月。而比興之義存焉。彼過爲高論者。矜其創見。必欲以上掩古人。卒之律法不諳。而天下受其病矣。噫。

曲略

古詩亡而律詩作。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北曲作。北曲亡而南曲作。故曲曰

詞餘。亦卽詞曰詩餘之意焉。流別雖殊。而本原則一、考其音節、而叶以宮商、雖出于文人游戲之所爲。而粉墨登場、賢不肖皆有所懲勸。季札觀樂而知其國之盛衰、卽此意也夫。

歌樂之初起。　鄭玄釋宛邱之詩曰、古代之巫習歌舞。以樂神人爲職者也。考之楚語謂少皞之衰。神降于民。故家爲巫史。商人尙鬼。書所以戒巫風焉。周室旣興。制禮作樂。而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蘇軾志林以八蜡爲三代之戲禮。非過言已。

律呂之初起。　黃帝命伶倫作律。以應十二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爲陰聲、陽曰律、陰曰呂、比于正音曰和、不比于正音曰繆、一律而生五音、故一變而爲六十律、上下相生、陰陽以和、卽旋相爲宮之說焉、

謠諺之稽疑。　韓詩章句謂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童謠鄙諺、皆無章曲之辭。後人以文言入詞。以方言入曲。元曲所用顛不剌老潔郎、皆當日之方言。又羼以俗字。其源蓋出于古謠諺。與漢短簫鐃歌之專屬于音節不同。此詞曲之別。尤不可不知者。

曲文之鼻祖。　曲譜以氓之蚩蚩一章謂專述一事而作。爲曲文之鼻祖。顧此猶男女相勉之詞也。若漢之廬江小吏妻詩、六朝之木蘭詩、幷附述他人之語言以自成章法。在樂府爲別調。而實爲後人大套之開山是已。然其敎孝敎義之心。尤足以儆世爾。

倡優之由來。　劉向列女傳謂倡優始于桀。姑不論。若齊之優施。楚之優孟。固見于經傳者。漢朝賀禮。有倡有象人。叔孫通創僞伎。武帝創角觝戲。讀張衡西京賦、李尤平樂觀賦。猶可想見。卽所謂百戲者是也。及張騫自西域歸。

得胡樂二曲。而新聲競作矣。

排場之攷古　角觝戲有女媧洪厓東海黃公。然不可考。魏書注司馬師劾齊王。命小優郭懷等飾遼東妖婦。御覽引趙書曰。石勒參軍周延以罪免。優人飾其狀以爲笑。北齊蘭陵王長恭。每著假面以勝敵。時人效其飾作蘭陵入陣曲。此排場之最古者。

今樂之異名。　元人曰戲曲。至隋而盛曰康衢戲。唐曰梨園樂。宋曰華林戲。元曰昇平樂。陶宗儀謂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攷舊之音樂志。亦以代面踏搖娘撥頭三者。皆創于隋。以故事入劇。自唐昭宗作樊噲排闥始。蓋非僅以科諢爲工已。

大曲之傳本。　魏志謂太宗撰合大曲。趙璘謂唐初梆範初作江南折桂令。王明清謂曾布作馮燕歌。始漸成套數。攷宋人所作。自史浩鄮峯大曲七套

外。若董頴道宮薄媚。則分十節。然若毛滂之調笑。有小引。有遺隊。與他作略同。亦宣和宮中大曲之一也。

樂語之通行。 宋大宴必有樂語。一、敎坊致語。二、口號。三、勾合曲。四、勾小兒隊。五、隊名。六、問小兒。七、小兒致語。八、勾雜劇。九、放隊。此春宴也。秋宴則加以女弟子隊。觀宋祁王珪所作。文必儷語。詩必宮體。亦一時之雅尚也。若朝臣相宴。則用致語口號而已。

劇本之歷溯 宋金劇本存者。以趙德麟蝶戀花。董解元西廂爲最早。攷宋有崔護六么鶯鶯六么柳毅大聖樂浮漚暮雲歸。各官本。金有劉盼盼唐三藏張生煑海杜甫游春各院本。餘則舞隊有孫武敎兵。戲文有樂昌分鏡。雖佚而不傳。而其略猶可攷焉。

舊譜之相沿。 宋官本多用大曲。偏數既多。其次序字句皆有定法。金院本

則同一宮調中皆可通用。大率二三曲而止。元人定爲每劇四折。每折易一宮調。必在十曲以上。而其源則出於宋金舊曲。若正宮小梁州。大呂催拍子中呂喬捉蛇越調鬬鵪鶉皆是。

北曲之極盛。　言北曲者以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白樸爲四大家。皆元初人。關年輩最先。鍾嗣成錄鬼簿（俗作點鬼簿誤）首錄其所作雜劇六十本。若竇娥寃伊尹扶湯。各劇猶未遍及也。馬之黃粱夢。鄭之倩女離魂。白之梧桐雨。於鍾所列元初五十七人中。尤後人所最心折者。

長劇之開宗。　錄鬼簿以西廂爲王實甫作。都穆王世貞謂王與關合作。考西廂凡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李日華陸天池五種。李陸皆南曲。餘皆北曲。讀煖紅室彙刻本可見。蓋實甫始連作五劇。每戲分四折。各標以目。沿雜劇之舊。而所變焉。自金喟恣爲竄易。失其眞矣。

宮調之訂定。　元曲所習用者正宮二十五　黃鐘十五　南呂二十　中呂三十八　仙呂三十六　商調十六　大石十九　雙調六十　都二百三十章。若小石商角般涉三調。則第有其名而已。其以本宮二曲相互用者。若仙呂之後庭花金盞兒正宮之滾繡球倘秀才。即宋曲之纏達也。北曲凡六宮正宮二十五黃鐘二十四南呂三十一中呂三十二仙呂四十一道宮缺十一調商十五大石二十一雙調一百小石五越調三十五商調十五商角六般涉八高平調散指調角調宮調皆缺則元人亦未有全用者

北曲之漸衰。　元初曲家多北人。中葉以後。若范康之月夜聞箏。鄭光祖之江曲池等曲。宗派雖存。已無有雄勁之氣。范浙人。鄭則居於浙者。後人所以有浙派之說也。臧懋循元人百種曲。彖谷子敬賈仲名與寗獻王太和正音譜不合。要亦浙派之以辭勝者。

南曲之初起。　元末施君美之幽閨記。高明之琵琶記。始以北曲改南曲。數人合唱。耑以和婉爲工。於是南曲日盛。讀沈璟南曲集。毛晉六十種曲。可見

魏良輔復備諸樂器。而南曲一變爲崑曲。武宗賜弋陽王棋樻以樂舞齋郎。而北曲亦變而爲弋腔云。（南曲凡九宮十三調以仙呂爲一宮而羽調附之正宮爲一宮而大石調附之中呂爲一宮而般涉調附之南呂爲一宮黃鐘爲一宮越調爲一宮商調爲一宮而小石調附之雙調爲一宮仙呂入雙調爲一宮與北曲不同）

集部之外編。 明人彙刻本自臧懋循毛晉外。有元人雜劇選三十種。古名家雜劇正續六十種。明雜劇初二集。六十種。不獨元之太平樂府。明之雍熙樂府也。若元白樸摭遺。張可久小令。明夏言鷗園新曲。王九思碧山樂府之別爲一集。則尤所僅見耳。

南曲之極盛。 言南曲者。必以湯顯祖臨川四夢（牡丹亭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爲最工。而牡丹亭尤著。若阮大鋮二種。（春燈謎、燕子箋、）吳炳石渠五種。（療妒羹畫中人綠牡丹西園記情郵記）李玉一笠庵四種。（眉山秀人獸關占花魁永團圓）布局遣辭。亦復雋永。皆傳奇體也。蓋北曲必四折。曰雜劇。南曲十六齣至四十齣。曰傳奇。南北曲有作十折者。非驢非馬矣。

北曲之中興。明人之北曲。若康海中山狼王九思杜甫游春梁伯龍紅綃馮惟敏不伏老梅禹金崑崙奴皆是。而徐渭四聲猿(漁陽弄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尤超乎徐坦庵四種(大轉輪浮西施拈花笑杜默哭廟)之上。清則吳偉業之二種。(臨春閣通天臺)尤侗之五種。(清平調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嵇永仁之二種。(續離騷楊州夢)桂馥之後四聲猿(放楊枝投溷中謁府帥題院壁)舒位之瓶笙館(樊姬擁髻卓女當壚博望乘槎酉陽修月)亦北曲家之正軌焉。

合套之初起。自高明琵琶記文場杏園陳情三齣皆間用北曲。沈和因之作南北曲。不知南曲少襯字。北則多。南曲有引子。有過曲。而尤重尾聲。北則乙。南曲無一凡。而刺梁一齣。酒困潦倒。則出以一凡。不獨三聲四聲之別也。雖便于歌者。而古意寖失已。

遭際之各殊。清世祖嘗喜歸莊萬古愁曲。聖祖命吳綺作楊椒山。予以椒山所有官見尤侗鈞天樂。而呼以才子。高宗命張照作院本七種。(月令承應昇仙寶筏勸善

金科法官雅奏羣仙祝壽鼎峙春秋忠孝璇圖每種各一百二十齣。爲四時供奉之用。若洪昇之長生殿。則因以得罪。較之江南科場一獄。遭際雖殊。而致禍則一也。

道情之臆揪。 明人作道情。專用耍孩兒調。故其源與北曲合。若徐大椿之洄溪道情。雖曰稱心而言。而實出于臆揪。不若鄭燮之板橋道情猶確守古人法也。大椿固深于律者。其閨閣皆精于曲。所作樂府傳聲一卷。論曲者且奉以爲法。或偶未檢及耶。

道情耍孩兒調

鼓逢逢。第一聲。莫爭喧。子細聽。人生世上渾如夢。春花秋月銷磨盡。蒼狗白雲變態中。游絲萬丈飄無定。謅幾句盲詞瞎話。當作他暮鼓晨鐘。

命意之甄微。 傳奇故事。若高明琵琶記。中氏客紅梨記。鄭豹先白練裙。吳渠綠牡丹。吳偉業秣陵春。龔鼎孳白門柳。尤侗鈞天樂。查繼佐鳴鴻度。袁于

令西樓記。或感事。或傷時。或咏己。至夏綸惺齋六種（無瑕璧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南陽樂花蕚吟）則崇爲勸世而作。無一游戲語。其命意有可取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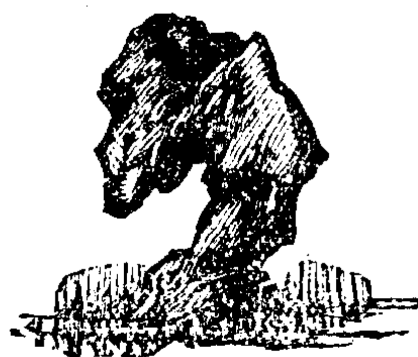
南派之極盛。自四夢始以辭采勝。論者別之曰南派。至清代而尤盛。孔尚任東塘二種。（桃花扇小忽雷）莊士銓藏園九種。（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張堅玉燕堂四種。（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沈起鳳二種。（才人福泥金帶）黃憲清倚晴樓七種。（茂陵弦帝女花脊令原鴛鴦鏡凌波影桃溪雪居官鑑）尤工于著色。雖不盡可歌。要不失爲文人狡獪之作。若楊恩壽三種。（桂枝香姽嫿封埋靈坡）徐鄂二種。（梨花雪白頭新）多竊成句。斯下已。

法部之正聲。魏良輔作曲律。唐尙信呂士雄作南詞定律。龔鼎孳復定分宮立調之法。故汪品朝環翠堂曲。（投桃記彩舟記）馮猷龍墨憨齋曲。（萬事足雙雄記）朱素臣笙庵曲。（奏樓月）袁于令鞶庵曲。（祝髮記樓西記珍衫珠獨樂園）李漁十種曲。（憐香伴風箏悞意中緣蜃中樓鳳求皇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懷鸞交）皆崇合於律者。漁所改古院本（若琵琶記尋夫明珠記煎茶等）亦頗有見葉堂納書楹譜

復注以工尺爲曲家之圭臬云。

雅音之不作。　清初崇尙崑曲。繼而間以弋腔。康熙間。魏長生始作秦聲。士夫趨之若鶩。道光初。亂彈漸興。二簧、梆子、京調、粵謳、乘之而起。而其曲文則多不成句。至文人所作。若黃周星人天樂。王蘊回心院（蘊所作尙有歸農樂傳奇九齣玉鈎洞天傳奇四十八齣萬花緣傳奇四十八齣魚龍變傳奇若干卷未刻）遂佚而不傳。讀金檜門觀劇詩。君子其有蓬之心夫。

論曰。言者以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爲一代之絕作。元曲託體最卑。而科白分明。極紀事代言之妙。明人所作北曲。已不能工。而小唱慢詞。初不敢偭規矩以改錯。自後世好奇之士出。而鄭聲迭作。夷樂雜陳。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曲其一端也已。



以尺牘體材仿幼學瓊林編制
四千年來只有這部

尺牘幼學

■有條理……饒興趣
■易記憶……易模仿
■應有盡有……註解詳明

本書以尺牘體材，仿幼學瓊林編制，不特宜於幼學，且便於工商學各界之參考，通用古典，悉數搜羅；編成韵語，以便誦讀，註解詳明，使讀者明其出處，庶不致張冠李戴，貽笑大方，全部分十二門類，各有其體書信列舉於各門之後，俾讀者明其實用。知所取法，自能融會貫通。

全書四册 甲種連史紙印定價一元二角
乙種有光紙印定價八角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中國文學史全一册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著作者　江山劉毓盤

發行者　上海交通路 古今圖書店

印刷者　上海鴻興坊 古今圖書店

分發行所　杭州太平坊 古今圖書店

分銷處　各埠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古今圖書店